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群是古蜀文明的生动注脚，同时也是整体性研究中国青铜时代文化与社会的重要物质基础。这片神秘的土地，时至今日依然蕴藏着众多未解之谜。

10月29日，“中华文化天府论坛——三星堆文化与青铜文明学术研讨会”在广汉市举行，来自全国的考古学、历史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为“解码”三星堆，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造型奇特的青铜造像、面带獠牙的形象、靴尖向上翘起的靴子……这些“奇奇怪怪”的青铜器，到底在向数千年后的人们传递着怎样的信息？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以“三星堆铜神坛人物形象研究”为题发表了演讲。



王仁湘作主题演讲。



青铜神坛侧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鸟足曲身顶尊神像

“鸟人”是传说中古老太阳神造型

三星堆8号坑出土的鸟足曲身顶尊神像，被专家认为堪称中国青铜文明的“巅峰之作”，而王仁湘的演讲，就以这件精美奇妙的文物展开。他说，自己起初并不明白这件文物造型是怎样的，直到其与2号坑中早先出土的一件无解铜器意外“合体”成功，让他的思路如波击涛涌，“造像中的人形，与三星堆以往所见明显不同。首先这是一件曲体的全身造型，并非蛇体，本质还是人形。但双足又是鸟爪，鸟爪式足踩在双飞鸟的头部，作齐飞之势，故此可称之为‘鸟人’。鸟身之人，神鸟，就是一类神灵无疑。”

值得注意的是，神像上的獠牙吸引了王仁湘的注意。“这是人面或神面獠牙，是三星堆唯一的发现。”于是，他联

想到了高庙文化中长翅膀的獠牙神面，其年代距今约7800年。高庙文化白陶上的兽面神像，一般都只是表现有一张或方形或圆形的嘴，龇出长长尖尖的上下獠牙，象征神面在飞翔。

“我曾以为商周神兽造型的通例，一般没有带獠牙的人面出现，甚至还以为‘三代再无人面獠牙神像’。这次三星堆的发现修正了这样的认识。它延续的是更古老的传统，与白陶表现太阳神一样，鸟兽人合体，龇牙咧嘴，翔止自如，神性满满。三星堆这次发现的‘鸟人’，除了尖尖的獠牙，还有圆圆的纵目，这就是传说中古老太阳神的造型。”所以，在王仁湘看来，这件曲身顶尊青铜造像，是又一座太阳神坛。

三星堆式翘头靴是当时流行装束？

说完这件“合体”的珍贵青铜像，王仁湘的目光又转向了三星堆青铜雕像中“靴子”。王仁湘说，三星堆8号坑出土的青铜神坛中的各类铜人雕像，都穿着翘头靴，“这让我们生出一个联想，这种三星堆式靴子，可能是当时的一种流行装束吧。”

而在检索三星堆1、2号坑的资料后，王仁湘发现在文物顶尊跪坐人像中，跪立的顶尊者正是穿着翘头靴，还有几个跪立的小铜人也都穿着这样的翘头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个持璋跪立的小铜人穿着这样的翘头靴。

还有一个跪在神坛顶上的小铜人，也穿着同样的翘头靴。”

这些翘头靴的频繁出现，到底说明了什么呢？王仁湘说，三星堆人制作这样的翘头靴，表现出特别的审美情趣，会不会受到信仰观念主导，还不得而知。“历史时期常会流行样式不同的尖头或翘头鞋，但与三星堆人的翘头靴并不一样，可以作比较研究。”王仁湘还提到了域外古代也曾经时兴一种鞋头特别长的鞋子，在15世纪曾相当流行。“这样的翘头鞋，时代晚了许多。”

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三星堆人流行穿『翘头靴』？铜神坛形象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新伟：

三星堆是很注重表演的文明



李新伟

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以《三星堆铜顶尊屈身鸟足神像和中美地区柔术者形象》为题展开主旨演讲。

“这件青铜人特别引人注意，他呈现一个柔术的，即身体极度弯曲的姿势。”李新伟用一张三星堆祭祀坑鸟足曲体倒立人像图开始演讲。

李新伟提到，中美地区在很多地方实际上存在文化的相似性。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就曾在《中国古代史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著作中表示，中国文明和中美洲文明实际上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产物，这一整个文化背景被叫作“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

“中美地区都出现了一些柔术者形象。”李新伟说，距今3500—2500年的奥尔梅克文明时期，墨西哥的多个地方都出现了柔术者形象的浮雕石祭坛；玛雅文明（兴盛期公元300—800年）时期，美洲地区多个地方出现了柔术者形象玉器；后古典时代，抄本上也有柔术诸神形象。这些仪式活动中发生的“表演”，学者多认为表现的是玉米和可可树等重要植物的发芽和生长。而表演者的身份，往往是宗教和社会的上层人物。

李新伟表示，对中美地区文明做对比，可以对三星堆铜顶尊屈身鸟足神像做出相关推测。在他看来，三星堆是目前发现的文明中最具表演性的，青铜人像的状态可以看出三星堆文明是很注重表演的文化，这或许和鱼鸟转生相关。鱼鸟转生，在庙底沟和对三星堆有深远影响的石家河遗址中都能找到佐证。

封面新闻记者 秦怡

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周旻：

丝绸发现有助于理解先民宗教表达



周旻

三星堆青铜器表面的黑色“灰烬”也是激动人心的发现？那是来自3000年前的丝绸！

学术研讨会上，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纺织品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主任周旻向公众分享了三星堆与丝绸的故事，解密如何在祭祀坑里发现丝绸，解读了发现丝绸的意义。

自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启动至今，丝绸的痕迹是最激动人心的发现之一。考古工作者如何从泥土中发现丝织品？论坛现场，周旻娓娓道来。

周旻说，过去十年，中国丝绸博物馆和浙江理工大学、浙江大学通力合作，研发了基于免疫学原理的丝绸微痕检测技术，这种技术在考古现场发挥出敏感、特异、便捷的优势。通过这种技术，考古团队在三星堆3至8号祭祀坑中发现大量丝绸残留物，这些样本来自青铜器表面及坑内的灰烬。不仅如此，在文物库房中，1986年出土于1、2号坑的青铜眼泡等13类器型、40多件器物上，也发现大量丝绸残留。

这一结果令人振奋不已，考古实证与神话传说、史料记载相互印证，表明3000多年前的古蜀地区已经有丝绸存在。

“早期的丝绸来之不易，丝绸也不会是普通织物，有一个重要的用途就是祭服。”周旻说，新发现也必定会带来更多的新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三星堆祭祀坑里会出现如此众多的丝绸？坑内出土的大量青铜器、象牙、玉器、金器，原本都是存在于宗庙、神庙中的祭祀用器，出于某种原因被埋藏。埋藏过程中，丝绸或被焚烧，或包覆在青铜器表面，或被掩埋，究竟意味着什么？

她希望将来若以三星堆考古为基础，复原当时“神庙”或者“祭祀区”的神祇体系、贵族构成、供奉陈设、礼仪空间的时候，千万不要忽视丝绸的存在。丝绸的发现，一定能提供更多的信息，更有利于理解3000年前的古蜀先民如何表达宗教，如何思考宇宙和生死。

在周旻看来，中华文明很早就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以三星堆和金沙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亦是中华古代文明共同体中最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之一。在一体化进程中，丝绸是一个非常显著的趋同要素，神话传说、史料记载、考古发现均表明，关于丝绸，巴蜀和中原秉承着大致相同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

封面新闻记者 戴竺芯



三星堆祭祀坑发现的绢